

散文

## 筑在心中的路

■杜华

我走过无数的路，只有家乡的那条路，永远筑在我的心头。

家乡有条河，叫怀都昆兑河，河的中游有个村子叫炒米房，这就是我的故乡，位于克什克腾旗原书声乡。

有河的地方就有村，有村的地方就有路，河随路走，路随河转，河有九曲，路有十弯，河有多长，路有多远……

人生已过大半，但路似乎没有尽头。回想自己走过的路，无论是近是远，是直是弯，皆能以平常心待之，唯有家乡的那条路让我魂牵梦绕。

那是怎样的一条路呢？说是路，充其量就是村与村连接的一条便道，弯弯曲曲，沟壑交错，时而在河塘中通过，时而在乱石中穿行，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从某个角度看，就是这条路的真实写照。每到雨季，山洪暴发，从山里冲下来的石头和淤泥填堵在路上，到处是新增添的沟壑，河水暴涨，淹没了河滩的路面，每年这个季节，这条牛车马车勉强才能通过的路基本瘫痪，老乡们运送物资只好肩挑背扛了……

从老家往西走到原书声公社所在地米其营子有十五公里路，从老家往东走到姥姥家住的村子新地有十五公里路。就是这三十公里的山川路，我从蹒跚学步一直到高中毕业，整整跋涉了十七个年头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才有机会走出这条大川。然而，正是这样的一条坎坎坷坷的路，让我踏上了人生的旅途，让我走到了外面的世界。这条路储存着我童年的全部记忆，刻骨铭心；这条路融入了我无尽的乡愁，牵肠挂肚……

我十二岁那年初冬，我的一个远方亲戚就死在了这条破败的土路上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小伙子二十三岁，体格健壮，人缘极好。那天吃完饭后，他觉得肚子疼，先是弯着腰用手捂着，后来哀嚎着满地打滚，豆粒大的汗珠从他那痛苦扭曲的脸上滚落下来。

“快去找队长要车，送孩子去公社医院，可

能是肠梗阻！”他的父亲急得大叫着呼喊着急……

不到十分钟，在队长的安排下，四套马车停在了亲戚的院外。闻讯赶来的乡亲们一起动手，铺毛毡的，拿被褥的，搀扶病人上车的，几分钟的时间，一切安排就绪。车老板莫大爷放开车闸，鞭子和叫声同时响起，马车飞快地向公社驶去。谁知，马车过村西的河口时，一下子陷入了还没封冻严实的冰窟窿里，两个轮胎卡在冰坎上，冰水也沿到车上，莫大爷是赶车的老把式，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，鞭子打得清脆山响，无奈那四匹马在冰面用不上力，前面的三个梢子马是链在一起的，一个马用力时滑倒，另外两个也被带倒，这个起来，那个滑倒，折腾了半天，急得莫大爷大冷天生出汗，马车还是卡在冰窟窿里。病人疼得在车上哀叫着，他母亲也跟着哭，没办法，莫大爷只好回去叫人。村里的老少爷们来了二三十人，他们全都进了膝盖深的冰水里，抬的抬，推的推，折腾近一个小时，好算是把车弄出来了，人都成了冰葫芦，场面实在是既悲壮又感人。

马车得以前行……后来听莫大爷讲，他们走出村子不远，病人就安定了许多，他以为是病情有缓，谁知，离医院不到一里时，小伙子终于没撑住……

一个鲜活的生命因为交通不便被吞噬了。后来，又发生了很多类似的事件，我的表姐夫就是一实例，那年，他得了急性胃炎，也是耽误在路上，到了旗医院，胃已穿孔，切掉了三分之二，但总算保住了性命……

家乡这条泥泞、弯曲、破败的路，记录了我童年的悲喜，更留下了我难以忘怀的足迹，这是一条我无法回避又不得不走的路呀。

十八岁以后，我顺着这条路走出了大川，到了外面的世界，又从外面的世界走回到了这大川，来来回回不知多少个回合，顶着星辰，冒着风雨，踏着泥泞和冰雪，用双脚丈量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。

那时候，交通极为不便，就那么一两趟班

车，去经棚要到十五公里外的书声公社坐班车，去赤峰就要到二十五公里外的双井坐班车。

书声公社，其实并没有班车站。只是经棚发往土城子、新开地班车途中经过的地方。在书声公社的门前停那么几分钟，坐车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上车。这趟班车是那时人们出远门的唯一的高级交通工具。夏天的时候还可以，冬天的时候特别遭罪，公路沿线的人坐车条件还稍微好点，远处的半夜就得起身赶班车！即便是赶上了，但人早已挤满，就得等下一班了，下一班最快是明天，或后天，如果下大雨冲坏路，那就说不上是哪一天……我一般都是夜间一点起程，吃上一碗妈妈给做的热汤面条，拿上妈妈早就准备好的打狗棍，背上行囊，一个人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那时候走夜路最害怕路过村庄和坟地了，路过村子时最怕遇到狗，突然从谁家院子里窜出一只狗来，那打狗的棍子就派上用场。有一次，我的小腿还是被一只窜出来的黑狗咬了一口……

路过坟地的时候，更是怕得不行，远远地看到那些模模糊糊的阴森森的土堆子，头发就竖起来，头皮麻麻的，双腿软软的，就自己壮着胆子唱起歌来……

转眼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已克旗北部一粮站的主任了。那时，双平公路虽不是柏油路，但沙石路面也算很好走了，可从新地到老家的路还是没怎么变。

那年夏天，我接到表哥的电话，说老家去年谷子丰收，但行情不好，乡亲们大都没卖出去，看我能不能收下来，帮帮乡亲们。

我知道，老家的小米好吃，而克旗的北部正好缺这东西，这是互通有无呀，再说，也想把回老家探亲的妈妈接到我家住些日子，一举三得，我一口答应了表哥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和司机就开着单位的卡车出发了，一路还算顺利，尽管从新地到老家的

路很难走，中午还是赶到了表哥家里。吃过午饭后，表哥说他去上个村子联系客户，他害怕一个村子装不满车。次日早晨，我们去表哥联系好的邻村装粮，不到一上午，就收了满满一车，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。本打算回到表哥家，吃完午饭后上母亲就起程回单位，然后再返回来收本村的，但过村西的河口时，河里突然发了洪水。司机下车看了看，觉得水不太大能过去，可谁知到了河中心却陷在里面。卡车在河里像牛一样吼着，但轮胎只是空转着，溅起的水花四处飞扬，就是不能前进。本来，车刚陷进的时候洪水才淹过大半个轮胎，可几分钟之后，就没过整个轮胎，车轮彻底转不动了，发动机又突然间熄火。霎时，前机仓盖上也漫过了洪水，车门前翻起了浪花，水已溅到了车顶。车随着洪流的波浪一晃一晃的。我、司机和表哥被困在驾驶室里，水已没了脚面，再想下车逃命已打不开车门了，惊恐和绝望占据了这一切，驾驶室里我们三人乱成一团，但一切都是徒劳，心想，这下完了！这条养育了我的母亲河，今天把我的命要回去了……

母亲知道我被困在车里，跑到河边拼命地往河里冲，好几个人才把她拉住，达不到目的的她竟昏倒在岸边……

看着妈妈痛不欲生的样子，看着河岸边手足无措的乡亲们，看着眼前的波涛浊浪，我靠在椅背上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痛苦地等着死神的召唤。

……水消了冰消了！司机手指着露出水面的发动机仓盖，兴奋地大叫着，我呼地坐起来，生的欲望重新燃起……

半小时后，我们安全上岸，妈妈抱着湿漉漉的我失声痛哭：儿呀，咱不再跑出来收这儿收那了，行吗？我流着泪点头回答着妈妈。

这次险些丧命的故乡之行，给单位造成了近五十万元的经济损失：发动机进水，一大半谷子被洪水浸泡，又雇车，又倒车，又拖车，又修车……特别是这次心有余悸的经历，让我对故乡这条路深恶痛绝，从那以后许多年，我真的没再回去过……

可最近几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越来越浓。年轻的时候，拚着命地想离开这里，现在却反了过来，满脑子全是故乡那些事，故乡的山、故乡的水、故乡的人，故乡的一切都令我无比怀念。现在终于想明白了，无论我飘到哪里，根却始终扎在故乡的泥土里！无论我怎样恨那条路，那条路也总铺在我心中……

今年大年初一，我接到了表哥的电话，他

邀请我回老家看看，玩几天，叙叙旧，还特意强调，这些年国家政策好，重视咱农村，建设了很多项目，其中就包括这条路。现在这条路可好走了，柏油路，一通到家门口。

我知道，表哥一直为那次事故内疚着。正月初二，我开车踏上了回归故乡的征程，从赤峰到老家，一百六十公里的路程，我仅两个小时就到了。

家乡这段路，令我刮目相看。也许我的思维还停留在最后一次离开时的印象中，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的让我难以相信，耳目一新的视觉让我内心涌出阵阵激动。平整的柏油路面代替了那条泥泞、沟壑纵横又破烂不堪的土路，村子的面貌也焕然一新，公路从村子穿过，整齐的院落分立道路的两边，院墙都是粉刷过的，色彩鲜艳，顺直漂亮。商店、卫生室、小广场也建在路的两边，村村都这样呀……沟壑间有了过水路面和涵洞，河面上建起了桥梁……我想，今后再也不会遭遇那惊心动魄的洪水了。要是现在，那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……

上午十点，我到了表哥家里。近二十年没回来了，看到村子的变化让我惊喜万分，当看到表哥家的变化更是把我惊呆了。敞开大门的一瞬间，我愣住了，这哪是民房，简直是别墅呀。

中午，村里有不少乡亲们来表哥家看我，表哥都留下来陪我吃饭。表嫂安排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饭菜，档次一点也不比饭店差。

席间，乡亲们谈起那次惊险的往事，好像都有愧于我似的，我一再解释，表哥也就此拉开了话闸，二弟呀，想起那事，真是后怕呀，为了乡亲们那点粮食，咱们差点把命搭上，我死就死吧，可你……

哥知道你伤心，这些年一直不敢邀你回来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这路走着放心。

路一好走，咱啥也不愁了。咱地里种的粮食打下来都不用往家运，在场院就收走了。现在，咱吃的、住的不比你们城里差，咱孩子光小汽车快二十台了。现在出门可方便了，有车的自己开车，没车的给班车司机打个电话，车就来咱家门口……

表哥借着酒劲，越说越多，越说越兴奋，要是在别的场合，我会认为他在吹牛。但今天不是，这是我亲眼所见，表哥所说的虽然有点“大”，但这话我爱听。这是一个农民扬眉吐气的宣言，是挺起腰杆后才敢说的硬实话。

看来，这次回故乡，真是不虚此行呀，故乡的路通了，也通开了我的心结……

散文

## 黄岗梁，我的冰雪情怀

■吴凤岭

黄岗梁是大兴安岭的余脉，海拔2036米最高峰黄岗峰就定格在这里。曾有传说，康熙微服私访登黄岗峰，作诗云：“黄岗山峰大又圆，朕登此峰如上天。撕片白云擦擦汗，凑近太阳吸袋烟。”真假无从考证，他只是告诉我们黄岗梁的高、大、圆。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，茫茫林海。这是经过几代黄岗人辛勤劳动的成果。育苗，植树造林，成就了黄岗梁独居一方的绿色屏障。森林覆盖率48%以上，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。这是我熟知的黄岗梁，以人生的高度俯瞰世间纷繁万象，湛蓝的天空下马鹿成群，鸟儿翱翔；林海涛碧浪，一波万顷。更像一个百观不厌的大花园，奇花异景美不胜收。

这只是黄岗梁夏季的景色，而我钟情的是黄岗梁的冬季，皑皑千里的琉璃世界。

黄岗梁的雪是神奇的，进入十一月份，天空就纷纷扬扬飘起雪花来；每天的清晨都会覆盖一层薄薄的清雪。用一首诗来描述最为恰当：“晨起开门雪满山，雪晴云淡日光寒。”这份洁白的写意，似乎有一口凉气吸进肺里，清爽但不薄凉。有时，人生应该有这样的时刻，慢下来，静下来，听雪落下来的声音，欣赏它在空中曼妙翻飞，妖娆旖旎的舞姿。

黄岗梁的雪是独特的，受森林小气候的影响，有时也能下上几天不停，就在我转身的不经意间，亦或是一夜之间，黄岗梁就变成了白雪皑皑的童话世界，冰雪的王国，晶莹的树挂，雾凇，云杉树像披上一件厚厚的绒毛大衣，显得丰满而臃肿。片片雪花落在植物的枝丫上，也能开出别样的花朵。那种极致的美，用任何文笔来形容它都不为过。

在这浑然天成的世外桃源，幽静的村落，除了在林场上班的工作人员外，居住着不过二十多户居民。那排排房舍在雪绒被的覆盖下，房顶稀疏的炊烟，缭绕在纷纷扬扬、清冷的白色世界里，烟火味道呼之即出，亲切而又感人，人未动心已远。这样的情景，这份醇厚而又朴素的美好，是多少人向往的世间桃源啊！又是多少文人墨客向往的精神家园。或许这份美感会引领我们通向平和豁达的人生坦途吧！

站在冬的门槛，用雪花写一首初见，与光阴相拥，眼角含情，嘴角含笑。在清淡的时光里，浅浅相遇，淡淡相知。素心安然，和着烟火的味道，一点一点缠绵下去。或沏上一杯普洱，与久别的友人，在这个小村落的某一间房舍，红泥火炉，热火炕，听一曲刘珂矣的《半壶纱》。“假如我心中的山

水，你眼中都看到，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……”祈祷在这静好的岁月里，去感受感谢那些为我们负重前行的勇士，去感受那些不畏严寒的森林卫士，守护这一方绿色家园，去构建野生动物与人的和谐环境！

我也曾多次驱车来到荒野的开阔地，它有一个巨古的名字叫查木罕，它集草原与森林地貌为一体的特殊景观。那是空旷无边的雪域风光，那是阳光与雪交相辉映的奇观；那也是夕阳如醉的黄昏里最美的华章。

如果说南方的雪清淡娇羞，像个新新娘，淡淡漾开一轴姹紫嫣红的画卷。那么黄岗梁的雪，就像一个敞开心胸的北方汉子；以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的磅礴气势向你袭来，热情而粗犷，不拘一格。

有时黄岗梁的雪也是极有灵性的画家，远远望去，山峦、林海、茫茫雪原，连绵起伏，似无边无际的画廊。每一束松枝都描摹的那么细致优雅，多一笔显臃肿，少一笔显纤细，不肥亦不瘦，着墨不多，一幅绝美的水墨丹青。

有时黄岗梁的雪像一个美人，白衣素装，衣袂飘飘。行走在岁月的阡陌上，不语也风流。

有时候黄岗梁的雪，更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。“烽烟滚滚，战马嘶鸣。在胡天八月的雪飞里，在边关冷月的风里”。演绎着北方的豪情与壮美。

我时常把自己包裹在这个季节里，也曾小心地步入那茂密的丛林。怕不经意的涉足，惊落你一地的白色忧伤，而那簌簌飘落的一片片落花，正是我写给这个季节的最感人的词章。字里行间饱含着我无尽的情意。

我不知道怎样来描述对这个季节的爱恋，告白这柔情的冰雪。当我一次次踏上黄岗梁美丽蜿蜒的盘山道，一次次走进那玉树琼枝的白桦林，一次次地捉生命的原色和人生的况味。那份痴迷，那份美到无言的境界，那份美轮美奂的神韵，也只有黄岗梁的白桦林品尝得到。

有一种乡愁叫故乡，它唤回多少游子的梦。有一种岁月叫苍茫，它停留在历史和远方。还有一种精神——林区人的精神，用他们的魄力和不懈的努力，成就了与我们眼前的茫茫林海，我们的绿水青山。它不仅是一幅幅皑皑长卷，更是黄岗人的时代精神和责任感。它不仅仅是一条山脉的高度，更是林区人的精神高度。它让我们膜拜，让我们折服，更让我们汗颜！

我挽着岁月，将思绪放逐旷野，借光阴的笔，采风雪为墨，书一纸情深，融入黄岗梁的冰雪柔情。



红尾伯劳 摄影姜君

我时常在小雨中寻觅，小雨像一首飘逸的小诗，萦绕在我心底……

是的，我喜欢在小雨中回忆，尤其喜欢那段乡下的日子。早年的乡下，除了冬天飘雪之外，其它三季总是有雨的。初春，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几场濛濛细雨过后，山朗润起来，山的轮廓便清晰走来。“春风吹又生”，小草与田畴里的禾苗同生，再过几日，“泥融飞燕子”的乡下人的好日子来了。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。”

这样的情景是常有的。细雨霏霏，人们头戴草帽，挽起裤脚，依然劳作在田里，应验了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。你看吧！远山雾雨中静默，仿佛用淡墨勾勒，而不是刻意渲染，那线条，那色彩，是那样恰逢其时，天灰蒙蒙，地淡淡，天地交合处，衔接得那么匀称，那么细微，仿佛是雨，精灵般的巧手缝合，又恰是造物者巧夺天工的杰作。雨从天上来，雾在田上绕，雾气氤氲，那般润泽，那般美妙，怎一个“好”字了得！孩子们是闲不住的，三五成群，光着小脚丫，依然不忘在细雨中疯闹，嘴里还唱着童谣：“大雨哗啦啦，北京来电话。让我去当兵，我还没长大……”他们显然是分不清雨的大小，下些小雨，就把这童谣派上用场。上年纪的人，有的立在窗前，笑眯眯冲着窗外的雨想着心事，也

散文

## 小雨中的寻觅

■王晓军

许在遥想当年小孩子时候的日子，也像这群小屁孩一样闹腾吧？有的干脆不在乎这雨的；多几个事儿，背着手，在细雨中溜弯。水汽、雾气，加上长烟袋口，吐出的烟气，那叫一个惬意。下吧，再大一点儿，今年可就又丰收了。

是的，我更喜欢走出小城，在雨中的郊外寻觅。也许是久在城中居住，禁锢了思绪吧，独自一人走向旷野，舒展心绪，那是何等的放松！看那或高或低的道行树，多有情意，每天都恭候着行人车辆的往返，一排排携手相牵，始终如一。走上林荫小路，不时有鸟鸣叫，扑楞一下飞掠过，满是欣喜，我成了打扰它们宁静生活的人，心里好不惬意。那是一只什么鸟，它在咕咕叫？它在呼唤同伴，还是在抒发它的孤单？它的家在树上，

还是在远方呢？不得而知。清晨蝴蝶是不爱叫的，偶有几声，从草丛中发出，也许在做着甜梦吧？是不是如我扰乱了它的梦，在向我发出警告？还是不得而知。走走停停，细雨淋湿了衣服，却滋润了我的情怀。用“心旷神怡”“心清气爽”形容此时的感受，一点儿也不为过份。身后楼宇缥缈着，被我甩得远远的。此时，我仿佛是一只小兽，久困在盒子，终于逃遁而出，心里只有两个字：不归！不归！细雨如丝，天蓝了许多，虽没有老家那蓝，云也没有老家的白，天底下，更没有老家一望无际的青纱帐。那零星的一块又一块的庄稼田，总会出现一些高耸的电线杆，或其他的什么设施，偶尔还有远山若隐若现。一直走，不回头，也走不到那山边。“望山跑死马”这话果不其然，山的那边，